

生命的長河

看見《深河》

釋見翰

深河像是一條生命的長河，
緣自無始無明，述說著有情生命的輪迴與悲苦，
但也蘊育著一條包容、救贖一切的聖河。

一次偶然的機會，朋友介紹我一本書。書中的主角是天主教的神父，而他每天卻穿著印度教徒的服裝，在恆河周邊的城市找尋需要揹負的人，「完成他最後的希望——安息在恆河」。神父的名字叫大津，「他尋找的是像破布一樣蹲在路旁角落裏喘氣、等待死亡來臨的人。他們是一群空有人形，一輩子卻沒有片刻過得像人，把葬身恆河當成最後希望而摸索到這城市的人。」

大津走在巷角，懷著悲切與真摯的眼神，來到各式各樣人的面前，安撫他們的痛苦，達成他們的心願。他的信仰與意志，讓他這麼貼近人的心靈，觸摸到人心裡那最後一點的希望。我內心跟著大津的行蹤，也在追問著：生命的信仰是什麼？

《深河》的作者是日本近代文學大家遠藤周作。他以日本旅行團印度之旅為題，團員帶著自己內在的故事，想到印度圓夢——磯邊，尋求死去的妻子，能在印度轉世的期待與思念。沼田，想報答心靈伴侶九官鳥的救命之恩。木口，為戰爭中吃人肉活下來的戰友誦經救贖。美津子，尋找朋友大津，並與他作信仰的對辯，她的人生不斷地在尋找：「愛」，究竟是什麼。一個個動人的故事，如同生命長河的縮影，印度恰似一面明鏡，映照出人們渴求化解內在的矛盾和衝突，並追尋心中的願望。

書名《深河》，寓意著一條生命的長河，緣自無始無明，述說著



有情生命的輪迴與悲苦。而印度的文化社會有著非常奇特的種姓制度，因此也蘊育著一條可以救贖的聖河——恆河。恆河含容了一切：「印度教徒的男女用水洗臉、漱口、……屍灰流入河中，沒有人覺得奇怪，覺得噁心，在這條河中，生與死共存……而這條深河擁抱這些死者默默地流著。」人在這兒尋求生命的答案，尋求生命的信仰。恆河的偉大也與大津的信仰相輝映：「每次看到恆河，我就想起『洋蔥』（大津的信仰神——耶穌），恆河無論是對伸出腐爛手指乞討的女性，或被殺的甘地總理都一樣不拒絕，接受每一個人的骨灰。『洋蔥』的愛，無論是怎麼醜陋的人，多麼骯髒的人都不拒絕。」作者在全書中，用心於將大津、耶穌的愛與恆河的包容串聯起來，「印度教徒相信只要浸入這條河，以往的罪都會流逝，在下一世能出生在好的環境。」人生雖然有憂悲苦惱，只有「深河」的洗滌，讓人喚回希望、平安。

故事最後，大津就在恆河岸邊因勸架而遭到毆擊，並陷於危篤。然而大津的心情又是什麼？「脖子可能斷了，他的聲音沙啞：『沒力量』……擔架上的大津在心裡對自己說：『夠了，我的人生這樣子夠了。』……這個背部，背負了多少人以及多少人的悲哀到恆河呢？」大津將耶穌的愛轉了，沒有特定的形式，而是活在不同種姓、不同宗教之中，就這樣日復一日，直到他倒下來。人間的真相，就在「深河」當中。我彷彿也聽到了遠藤周作寫作的心聲：「河流包容那些人，流呀流地。人間之河，人間深河的悲哀，我也在其中。」

《深河》在我心中迴盪。大津因為對自己信仰的辨證與個人意志的踐行，而能無怨無悔地安渡生命的長河，縱使在生命最後一刻，他仍在驗證自己的信仰。此時，我心中浮現了出家以來悟師父的叮嚀「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。」我玩味著這句話，此話與《深河》輝映——生命的信仰如山那般的頂立與堅定，而落實在悲苦的人間，卻似海的莫測，須徹入底層——《深河》在我心中，也映現出了生命的啟示。📖（《深河》，遠藤周作著；林水福譯，台北縣：立緒出版社，民88）